

石门龙洞

◎ 胡红拴

从广州出发，踏着湘粤古道的余韵，沿许广高速过骑田岭，就到千年古县临武了。车轮碾过临武的沥青路面，总有碾过层层叠叠的历史的错觉。车窗外，山峦像一卷摊开的竹简，上面刻着临武夏殷的符号，楚时的城垣，汉高祖五年置县时的界碑。

我的手指似乎就在县志泛黄的纸页间游走，突然触到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刘尧海留下的文字：“石潭中有石龙，约一丈，鳞爪俱备……”那些墨迹一瞬间好像活了过来，化作了石门龙洞口缠绕的烟云。

石门龙洞，位于湖南省临武县花塘乡石门村“后龙山”的半山腰上，乃一天然溶洞。洞内有一条鳞甲分明、栩栩如生的“石龙”，长13米多，粗0.6米至0.8米，它深潜水底，在水中弯曲着，“游动”着。龙洞内有清澈的龙池，一颗斗大的圆石好像一颗“龙珠”与“游龙”相伴。而各种千姿百态的钟乳石，更将“天象人间”装扮地奇幻无比。说起来，这钟乳石“幻化”的“石龙”，应该有几万岁了，长河漫漫，石龙佑护着这方山水，佑护着石门这一千年古村。石门古村的大多数古建筑为明代建筑，这里有明代的进士第，更有一条条古巷老墙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明代古建筑群。

七月的暑气裹着蝉声漫过来时，我正踩着徐霞客脚印往石门村走去。弘祖老先生当年是闰四月抱病而来的，如今想来，他青衫上的汗渍该和我此刻额角的水珠一样，坠在沙土路上，是能砸出一个个浅坑的。1637年的药香似



▲石门龙洞里的“石龙” 胡红拴/摄

乎还浮在竹影里，他三次折返的身影，被日头晒成了半透明状，僮仆沽酒的瓷壶晃过石径，那铜钱碰撞的脆响，似乎正在惊飞崖边的那只蟋蟀。“与龙对饮”？当这个念头从脑海冒出时，我保温杯里的青茶正沸着细泡，倒像是龙潭底翻涌的私语，更像先生留给我的私信。

我深深记得霞客先生那笔墨滚烫的记录。他在游过湘南诸洞后，曾评“月岩第一”，可到了石门龙洞，见到“水底白石龙一条……真异景也”，竟改口说“此洞品第，固当在月岩上”。是啊，见过多少行旅都处变不惊的龙洞，偏是先生这几句，竟然像石龙颌下的宝珠，在时光里一直亮到了如今。

洞口的铁栅栏刚错开一道缝，四百年的雾就漫过来了。不是水汽，是龙在呼气，带着石髓的凉和苔藓的腥。手电筒的光刚刺破黑暗，潭水突然醒了。千万粒光斑在潭心滚动，那条石龙正用鳞甲的反光与我问答。徐霞客说它“白如雪”，而此刻的它，却泛着蜜蜡的暖，或许是偷饮了太多旅人眼里的惊羡，连鳞爪都浸着温吞的光。

我的倒影浮在水面，和石龙的影子并着游。它颌下的“宝珠”忽然动了，原是我额角的汗滴坠进潭里，漾开的圈儿竟像龙吐的云。这方龙潭藏着最奇的光阴：斗转星移不过是龙尾轻扫，沧海桑田不过是它翻身时抖落的碎鳞。而我，不过是这龙尾轻扫间的一瞬过客。

江南的雨

◎ 王海滨

江南的雨是绝妙的化妆师，使江南这位秀女水灵灵，清秀怡人。真是绝妙。

江南的雨又似玩劣的孩童，时躲时藏、天真烂漫：你出门时，还是晴好无比，未行得几步，却已是细雨潺潺，只得择檐掩面急行；至家中抖衣摔发，再探头观瞧，它已经住了，几只燕儿在廊下嬉戏着一缕淡淡阳光。

江南的雨温柔、秀雅。雨打芭蕉浙历历，似乎在讲悄悄话。那边，一妇人头扣斗笠、脚着拖板，担两箩筐，颤颤缓缓而来。拖板触地有声，轻松清亮。箩筐里是洁白的玉藕、玲珑的菱角；扁担悠悠搅一帘雨雾朦朦，唯脸上那浅浅笑意随雨播下。

江南的雨使江南更为空灵。微雨登山，山愈清幽，佳林倍秀，细泉则叮叮淙淙更为欢畅活泼。再看那亭台楼阁庙宇房舍，颜色鲜亮得不得了，似一个个梳洗已毕待郎来接的小媳妇。鸟鸣、钟声涉水而来，真是如洗之声；且将淅淅雨声置于门外，买一束黄香，踏入高穹的庙堂，见案上红烛闪亮、香烟缭绕。天兵天将十八罗汉、观音、玉帝个个神情肃穆庄严分列堂周，又听得几声清越木鱼声，还有低低缓缓一串吟诵声续续而来，再看看外面的蒙蒙雨雾、雨雾中朦胧烦嚣的尘世，恍若隔世，使人不免幽思沉想、心情凝重。



▲图源：网络

或取一柄油纸伞，荡舟瘦西湖。观远山朦胧，听桨声款款，看雨打湖面笑意点点；可与同伴娓娓相叙、吟诗赋曲，也可闭目养神，放松一下被凡尘俗事所困扰的心神。心神摇荡时，举目望见那绿荫下、烟雾中，一线洁白长堤。于是，两位可人摇摇曳曳地闪过脑海，一青一白一把花伞，一段千古传奇；定睛看时，面前却是一支烟雨处绽的粉莲花。

江南的雨使江南盛产大米、多产肥鱼，使江南代代酝酿诗歌与雅致，生长美色，出才子。

江南雨中走一走，感受真是神奇。

藕遇澄江

◎ 叶浅韵

那年秋天，友约位于云南澄江、呈贡两地之间的滇中第一高峰梁王山看云。正是周末，天清气朗，我在海拔2820米的顶峰仰天而啸，心入澄澈之境，与绿萝、松风和不知名的紫色小花，成为一体。远方，若隐若现的星云湖、滇池、抚仙湖，在众山与白云环绕之间，成为我梦中的星辰大海。

兴之所至，流连忘返，下山到县城天已黑，友早已订好美食，竟是咕嘟咕嘟的声响中冒着热气的莲藕火锅，大块藕，大块肉，还有大碗酒。我先海喝了一碗汤，甜中带香，香中生甜，淡如云，浓有彩，呼噜噜就招安了我的肠胃。这般的豪情的饮食，正配我从梁王山上带回的欢畅。

此前，我没有吃过莲藕火锅。在一个不产莲藕的地方生长的人，对此类稀奇的事物不敢妄想，莲藕上餐桌的方式单一，炖、炒、蒸、炸与凉拌的礼遇之后，便没了新鲜的吃法。每年入秋冬，选上好的猪排骨煲一锅莲藕汤，全家欢喜，但从没想到可以做火锅。据说，此物对女性身体大有裨益，那些生津、补血、益气的功效，都融在一句



▲图源：网络

“男不离酒，女不离藕”里，尽显它作为菜蔬的尊贵地位。这一次，开了眼界的吃法，令我食欲大开。一块咬下去，糯软的香甜，又一块咬下去，嘎脆的香甜。我在藕断丝连处，笑说人情与风物。想自己应该向莲藕学习，有七窍玲珑心，便会得人间如意法。奈何这俗世，自己亦是一俗物罢了。偶如今日，所见众妙，也算是人生小确幸。心想着，一定要把这吃法搬上自家的餐桌，让家人同享这般豪吃。

上中学时，熟背《爱莲说》，而此刻竟是把天物收入腹中，居然无罪过之心，倒更像是把一颗颗不染污泥之心慢慢咽下，只待来年长出一池的莲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。醉眼之中，我仿佛看见了那盛开的一池莲花，佛音渺渺，慈悲茫茫。

临别时，还想着何时再来大快朵颐，与藕相欢，与莲相拥，却不料过了一年仍未成行。次年深秋，我路过大观楼，移步驻足，瞧见“莲叶和田田”依旧，无穷碧处略显败象，有几枝晚熟的莲花，害羞地躲在莲叶深处。我想拉近镜头，它便模糊起来。恰有一个着红衣的高龄老人，在她的子女们追着她快坐上轮椅的声音中进入镜头。照片中的她，更像是绿叶相托的一朵老莲花，在与子女的娇嗔回怼之中努力绽放。

亭台的走廊边，有人采了莲蓬，正在与旁人说莲的好处，从美观到入药，莲花莲籽莲芯。池岸边，有几枝枯黄了的叶，顺着茎的倒影，我想起在澄江吃过的那一顿莲藕火锅，肠胃顿起一阵暖意。